

春

秋

集

傳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庭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襄公上

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姒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丑

簡王十四年崩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於是公四歲矣內外無患而脩即位之禮仲

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

圍宋彭城

左傳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一

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諸瓠丘齊人不曾彭城
晉人以爲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胡傅曰楚已取彭
城封魚石矣則曷爲繫之宋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
之楚雖專其地君子不登叛人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
度也愚按諸侯爲宋討賊宜有與辭而書之其辭平者不
請討於天王又不歸罪人於京師則無足與也然不書以
魚石歸不以私歸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
累其討罪之善也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
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鄭地左傳晉韓厥荀偃帥諸侯
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洧
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洧
師侵楚焦夷及陳晉侯衛侯次於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洧
見諸侯之衆輯矣行師之律整而布置有法矣書伐書次
蓋與之也侵楚及陳不書者不以潛師掠境累其伐鄭之
也正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左傳楚子辛救鄭而助臣留
也
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以魚石等歸遂伐鄭而諸侯本
於郟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楚子辛救鄭而經不書鄭本
爲楚以其君親集矢於之故是以與楚而鄭不貳也棄諸
夏從蠻夷不能以大義裁之惟私欲之從則鄭無可救之

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
經是以削之而不書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
邾子

來朝故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
晉侯使荀偃來聘
亦公

胡傳曰簡王崩赴告已及則宜其所以聞先後而奔喪矣
今

邾子方來脩朝禮衛侯晉侯方來脩朝禮事於王喪若越人

視秦人之肥瘠曾不與焉此何禮乎愚謂縱使王

室不赴諸侯甯不知之况赴告已及而不奔喪乎

庚元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鄭師伐宋
從楚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襄公嫡母
六月庚辰鄭伯踰卒
古

困胡村二反○成公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左傳鄭成公

卒子儵公髡頊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疾子駟請息

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

卒子罕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

從晉子駟日官命未改按晉宋稱師著眾也鄭每犯宋故

宋亦盛師衛書其卿將尊師少也用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

眾以侵無名也其無名何伐喪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二

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左傳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

城虎牢以偏鄭知武子曰善郟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

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此則

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按此則

主乎城虎牢之謀也下書列卿會已丑葬我小君齊姜月

戚城虎牢著其謀之定於此也

而速叔孫豹如宋通嗣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

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虎牢卽制邑鄭之險也左傳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

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

夫鄭棄諸夏固楚之從屢伐宋國以助叛臣是不可以不

討然鄭君之卒猶未踰年諸侯不恤其喪而動大眾以侵

伐之又城其險阻以偏之諸侯則已甚矣夫招攜以禮懷

遠以德禮不失無人不懷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行禮

以懷柔之而唯力之逞以城虎牢雖獲鄭成何以服其心

乎宜其方服而還貳也書列卿再會以遂城虎牢見諸卿

之成謀以力逞也遂之爲言遽也遽奪其險以偏之著其暴也虎牢不繫之鄭見鄭之不能守也先王所賜先君傳之而已不能守則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左傳公子申爲右

亦無以有國矣則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司馬多受小國之

也而殺之子重子辛楚人殺之受賂非死罪也而殺之子重子辛以偏故而殺之也

明靈王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吳益公如晉父母

未終而如晉短喪也且喪卽終亦當朝夏四月壬戌公及

晉侯盟于長檮朝而及盟信不足也長檮晉侯之禮於公也以及之者

亦魯志也公至自晉告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衛地左傳

欲脩吳好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於雞澤晉爲鄭服故且

一則王臣與盟而書同一則諸侯同欲而書同一則惡其

春秋襄專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三

泉會王人也而不書同然則此三盟者正所謂諸侯同欲
而書同也其同欲奈何同病楚也會于阿陵之歲夏伐鄭
楚人師於首止而諸侯還冬伐鄭楚人師於汝上而諸侯
還雞澤之盟陳袁僑如會楚師在繁陽而韓獻子懼平丘
之盟楚素疾立復封陳蔡而諸侯恐是知此三盟者諸侯
皆有戒心而脩盟故稱同不以尹子單子劉子亦與此盟
而譏之也夫王臣將命必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天下
諸侯守邦必尊王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
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則亦不
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愚按胡氏引據詳明三盟信為同
病楚矣然齊以難為不協而盟郤外吳以道遠多難而卒
不至鄭為虎牢之偏故暫同盟而還復叛去魯及邾莒亦
隨復兵爭則以為果同病楚亦未盡然也晉為此盟以鄭
服故且欲會吳是未同者同故曰同也而齊有貳心吳亦
不至則同者之陳侯使袁僑如會自來故曰如會戊寅叔
克難強同也

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左傳楚子辛為令尹侵

僑如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相
之大夫及袁僑盟陳請服也教梁傳曰諸侯盟又大夫相

與私盟是大夫張也故雞澤之會諸侯始失正矣大夫執
 國權曰袁僑異之也愚按此大夫相與盟蓋以諸侯既
 盟而後袁僑至因復使大夫及之盟耳然諸侯在而大夫
 自爲盟非正也春秋始而諸侯反諸侯盟繼而大夫及諸
 侯盟繼而大夫及諸侯盟然猶曰君不在而臣攝也至是
 則其君咸在而臣自爲盟矣然猶曰爲袁僑也後此梁
 之會諸侯不盟而大夫自爲盟矣此然猶曰爲袁僑也後此梁
 國命之所以漸移而日下也夫秋公至自會告廟冬晉荀罃
 帥師伐許澤也其事楚而小國難矣

壬辰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成公卒子哀公溺

名也曷不諱乎古者死而無諡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諱易
 名於是公諱禮然禮律所載則有不諱者莊公名同而書
 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後世則有
 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詩書則諱臨文
 則諱二名則偏諱嫌名則亦諱愚者違禮以爲孝諂者獻
 佞以爲忠忌諱繁名實亂矣愚按周禮有諱敬鬼神之道
 不斥名耳非一切避之而不言也金縢篇惟爾元孫某先
 儒謂周公册祝本元孫發成王捧讀之乃代以某字諱

春秋義專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之是也然亦既死卒哭而後諱後夏叔孫豹如晉報知秋

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襄葬陳成公不日八月辛

亥葬我小君定妣自成風而後妾母皆成夫人矣踰月冬

公如晉左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鄆焉晉侯許

人則二嫡矣既成夫人則當以母服也陳人圍頓非師

乃方踰時而遂如晉是彼此皆非禮也陳人圍頓非師

少其稱人貶也暴小以挑大也言不量強弱矣陳請會於

難澤楚何忌侵陳師於繁陽晉韓厥患之謂陳近楚而遠

晉力又不及故也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

人不聽臧武仲咎之謂楚禮陳而陳不聽也夏楚彭名侵

陳經不書殆恕楚也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

頓強大之問楚亦未可絕也君子貴自強耳今勃然也然攝

頓是挑之怒也○是年冬邾人萬人伐鄆臧孫紇救鄆侵

舊史闕也或魯人諱之也

癸靈王四年五年春公至自晉告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通嗣

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左傳穆叔說鄆太子於晉以成屬

比諸魯大夫也然則禮乎曰非禮也鄆受王爵列於五等

諸侯不能自立夷於附庸是隕越也魯無王命而請屬鄆

於晉以鄆世子比之內臣亂王章也天下無仲孫蔑衛孫

道小役大弱役強此匪風下泉所以興歎也

林父會吳于善道左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雞澤之

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

道善道吳宋間地也不曰及非魯衛志也曰會吳會主於

爲吳秋大雩左傳曰旱也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傳楚人討

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壬夫貪也

君子謂楚子於是乎不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左傳九月丙午盟於戚會吳

不利使鄆大夫聽命於會按吳稱人始能行中國之禮也
吳不殊會慕諸夏而來會則非諸夏之會吳也傳言盟於
戚而經不書盟終不欲以晉之公至自會廟冬成陳德威
通吳爲得計而因諱斯盟也

立而戍之無益也然亦楚公子貞帥師伐陳左傳楚子囊
足以見晉伯之能勤矣

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
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按陳之不能貳楚非理也螿

也楚禮於陳而陳恃晉不量力也經書公會晉侯宋公衛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無貳辭恕之也

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善諸侯也戍之而十有二月

公至自救陳按左傳會于城棗救陳公不及會而辛未季

孫行父卒子宿

甲午靈王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卒子夏宋

華弱來奔宋以不勝秋葬杞桓公不月滕子來朝始朝莒

官逐之

人滅鄆

左傳鄆恃賂也蓋恃魯而不備故為莒所滅舊謂莒女有為鄆夫人者無子育女還嫁於莒有外

孫鄆子愛後夫人而無子立其外孫故莒人攻鄆胡傅

據以爲義然鄆世子丕明見於經則非無子前年魯請屬

鄆鄆田及昭公四年魯乃取鄆則鄆爲莒滅明其大抵公

穀多說傳之說胡季孫宿如晉左傳晉人以鄆故來討曰

傳亦多失之不考季孫宿如晉何故亡鄆季武子如晉且

聽命始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惡齊

爲政也未**乙**靈王七年春郟子來朝始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

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從也舊注謂古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

郊以祈穀此可徵矣但未卜郊不稱牲此恐牲字誤小

邾子來朝亦始城費左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

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胡傅曰文子相三君忠於公

室及行父宰宿之不忠遂專魯政羣小媚之無故勞民妄

與是役季氏益張其後孔子帥師墮費其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強私家弱公室之萌據

事直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 秋季孫宿如衛 報公孫 八月

蝨也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尋 公二年孫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書圍見 十有二月公會晉

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 鄆于軌反○鄆鄭 地左傳楚子囊圍

陳會於鄆以救之經不書救者不成救也以陳侯逃歸故 也上書圍此書會則會為救陳可知所以善諸侯之志而

罪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鄆 鄆七報采南二 陳○鄆鄭地左

傳日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於諸侯簡公生五 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曰不書弑為中國諱也鄭伯將會諸

侯於鄆其大夫謀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楚鄭伯曰不 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吾喪以中國為強則不若

楚於是弑之穀梁傳曰不言弑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 之君也愚謂此疑案也以為非弑則三傳皆有據矣以為

試而不書試則隱其君而失試君之轍孔子不若是迂也
前此二年鄭成公卒晉宋衛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謂不
可及是冬城虎牢鄭人乃成自是之後中國會盟無不
與簡公既立明年又與於邢正之會及楚人討鄭之侵蔡
而後子駟決策從楚然則鄭從中國已非一日不待於鄭
而始翻然改從而從楚之謀則始終出於子駟鄭伯之見
試於子駟良有然也但鄭伯之卒以瘞赴而鄭國又無能
討賊以明其罪者簡公之立鄭又未貳則試之踪迹不明
聖人亦只得如其所赴之文而存之以待考耳必欲爲之
說焉整矣鄭伯如會而書名以下之卒名之以便文也其
書如會見鄭伯志也曰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鄆則卒不可
知之辭惜之也鄭猶鄭地未出境而地之不淑之意也聖
人之所以陳侯逃歸左傳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
傳疑也所以陳侯逃歸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
慶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
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胡傳曰逃者匹夫之事
上二年諸侯成陳今楚人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爲
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夫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
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入卿和睦諸侯聽命
必能致命於陳矣不此之顯棄儀衛而逃歸輕棄中國惟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七

夷狄之懼故書逃歸以罪之思按陳之從楚久矣成公以不堪楚求而翻然歸晉揆之時勢非計也揆之義理則當然矣陳不服楚而楚恤其喪鄭不服晉而晉侵其喪則晉之所行亦未有以愈於楚也獨其於陳也則既戍之又重救之而陳不可背晉矣人君承祖宗之傳守社稷之重不患有以自立萬全而動徒以一忿而棄楚又以一懼而舍晉於晉於楚均非義也觀二慶之謀而國非陳侯之國矣然則罪不徒在逃在所以逃也滕文公問孟子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今陳侯猶欲依晉楚以爲國哉

申

七年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傳曰朝且聽朝聘之數若然則是王晉也無王甚矣

夏葬鄭僖公

不月略也弒而書葬弒之實不明也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燹

左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燹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甯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

爲戮矣按子國子耳子駟黨也曰有正卿則子駟之命也
子駟蓋不欲事晉而故爲是謀以挑楚致其來伐以求成
耳不然無故而侵楚之與國以挑楚何季孫宿會晉侯鄭
爲也哉故書人書侵書獲以深貶之也

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邲丘
邲丘衛地左傳會于邲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

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鄭
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胡傳曰大夫稱人貶也朝聘國之

大事重煩諸侯而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
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

年湮梁之會悼公初沒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旒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會魯君在晉而季孫宿會

見魯之失政也諸侯之公至自晉
告萬人伐我東鄙曰左傳

大夫貶稱人謹其始也公至自晉
朝萬人伐我東鄙曰左傳

疆鄙田夫晉人知討魯之亡部而秋九月大雩
旱冬楚公不能討莒之滅郕莒人是以肆也

子貞帥師伐鄭
左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
子耳欲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

日民急矣姑從楚以紓民晉師至吾又從之犧牲玉帛陳
於二境以待強者而庇民焉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

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
 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
 如待晉晉君方明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子駟不從乃及楚
 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晉人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
 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夫鄭之從晉六年矣而楚
 未嘗伐鄭此之伐鄭以鄭人侵蔡挑之也楚以侵蔡
 討鄭楚有辭矣故書伐鄭無貶辭所以深罪鄭矣
 使士匄來聘左傳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晉侯

丁酉 靈王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外赴夏季孫宿如晉報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也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通僑如以危魯國故成公十六年逐僑如而遷夫人
 於東宮是年卒於東宮然薨以夫人葬以小君其位未絕
 故成其為君母也遷之東宮者國之大義嗣君計安社稷
 不得而私其母也然生致其養死成其禮母子之恩所以
 自盡也穆姜雖淫未至如文姜哀姜之罪之大故得以全
 母子之恩享夫人之禮若文姜哀姜則直宜絕之而猶入

桓莊之廟則失之也故魯於穆姜爲宜矣然成以夫人之喪而四月而速葬則三桓之不臣也冬公會晉

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

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戲許宜反○戲鄭地

以吉禮出會非禮也左傳諸侯伐鄭師於汜令諸侯曰脩

器備盛饌糧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青圍鄭人恐行成

中行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敵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

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

戲鄭服也將盟晉士莊伯爲載書曰自今月已亥同盟於

國而鄭介居兩大之間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驂趨

進日鄭介居兩大之間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驂趨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大國不加德音而以亂要之自今

敢有異志者亦如之知武子謂韓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

人以盟豈禮也哉姑盟而退脩德息師終必獲鄭何必於

日我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

鄭乃盟而還夫鄭人侵蔡以挑楚遂棄中國而與楚伐鄭

辱大長專卷之十一襄公上七

爲有辭矣伐鄭而同盟鄭服也鄭服則不同者同也己而復叛則同者仍不同矣以盟鄭同於鄭之從楚而卽於此盟之載書晉不德而要人以盟鄭同楚子伐鄭左傳楚子伐盟而還背盟書同盟交責之矣楚子伐鄭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曰吾盟固云唯強是從且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

按此書楚子伐鄭非與楚也言鄭固可伐也晉楚無足是非罪在鄭耳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地吳子壽夢在柤

而晉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于柤辱諸夏也吳以國舉

劉炫曰諸侯會必自言其爵盟必自言其名故盟得以名

告神會得以爵書冊吳未媾諸夏之禮於此夏五月甲午

自稱曰吳不知以爵告眾故從所稱書吳也夏五月甲午

遂滅偃陽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苟蓋曰城小而固陽苟偃之武

弗勝爲笑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苟偃士句請班師知荅怒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汝

違汝旣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旣無武守而
又欲易子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子羸老也可重任乎
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苟使上旬帥士卒攻偃陽親受矢
石甲午克之以與向戌向戌辭乃與宋公按諸侯之滅偃
陽欲以通吳晉往來之道耳勞師久役殘民毒眾滅人之
國以私與人於兵爲危道於事爲不仁以毒楚則無功以
通吳則失策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况於殺人
以求之乎書會吳于柎羞諸侯也書遂滅偃陽疾之也遂
者繼事之辭言公至自會朝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
遂有如此也宋受偃陽是宋滅偃陽也於是楚人伐宋宋
宋偃陽故也宋受偃陽是宋滅偃陽也於是楚人伐宋宋
使楚伐宋也書楚師伐宋所以甚諸侯之滅偃陽也鄭方
與晉同盟而又從楚伐宋鄭人之反覆而要盟無益也又
可見晉師伐秦前此秦嘗侵晉故知犂報之不書秋莒人
伐我東鄙蓋爭鄆田故左傳曰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傳諸

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已酉師於牛首夫
侯國之世子攝事以會宜從附庸之君繼大國孤卿之後
今以其先至而遂列於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發公孫輒
左傳初子駢與尉止有爭子駢爲田洹司氏堵氏侯氏子
師氏告喪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駢當
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
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
子駢子國子耳子切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
盜言無大夫焉子產攻盜於北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侯晉堵女父司臣尉駢司齊奔宋子孔當
國按書盜言賤也以賤者而一日殺三卿鄭不國也三子
不稱大夫不足大夫且有罪也執國之柄而身死於盜不
能底身況底國乎故不足大夫也僖公之卒也未知其故
是蓋亦有盜矣且孰使鄭國失信於兩大而南北交伐以
王帛奔走之不遑也故三子者亦鄭人之當殺者也殺有
罪故不稱大夫也罪則曷爲不去公子未絕族也稱盜
族者鄭人未知所罪不以罪誅也曷爲不言鄭人而稱盜
殺之者則羣盜耳三子不死於戊鄭虎牢此伐鄭之諸侯
刑而死者則盜故曰鄭不國也

言諸侯之戍之惡諸侯也鄭人不服晉不能脩德以懷來
之而始則不恤其喪而侵之既又城其險阻以備之繼又
以亂而要盟之其何足以服人乎今茲鄭有內難一朝而
喪三卿晉及諸侯尚不肯輯師以退以務安靖鄭人而更
益兵以戍虎牢以重其困仁人固如是乎故書戍鄭虎牢
所以深惡之也城虎牢而諸侯得而城之則虎牢非鄭有也
易也諸侯險也而諸侯得而城之則虎牢非鄭有也
而鄭有也然何也陳不言諸侯憂人之田尚猶惡之况奪人
之險而偏其國乎戊陳不言諸侯憂人之田尚猶惡之况奪人
之也戍鄭虎牢亦不言諸侯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
於危以非所戍而戍者惡之也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左
楚子囊救鄭諸侯之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
武子欲退欒黶不可師遂進與楚師夾潁而軍鄭宵涉潁
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知武子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
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致怨焉而還諸侯之師還侵鄭
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按前此楚數救鄭矣經皆不書至此
而書救鄭者不得不與楚以救鄭也諸侯滅偏陽以與宋
戍虎牢以備鄭為暴甚矣故不能保鄭肆其陵偏曾荆楚
日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保鄭肆其陵偏曾荆楚
享火長專

之不也 公至自伐鄭 廟告

靈王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左傳季武子將作三

為三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 必不能武子固請

之穆子曰然則盟 諸乃盟 諸僖閔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

三軍三分公室而 各有其一 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 者無征不入 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

子若弟叔孫氏使 盡為臣 不然不 舍胡傳曰三軍魯之舊

也僖公之頌曰公 車千乘 大國之 賦也曰公徒三萬大國

之軍也然車曰公 車則臣下 無私乘也 徒曰公徒則臣下

無私民也若有征 伐則諸卿更率以 出事畢則將歸於朝

車復於甸甲散於 丘卒還於邑將皆 公家之臣兵皆公家

之眾不相繫也文 宣以來政在私門 襄公幼弱季氏益張

廢公室之三軍而 三家各有其一季 氏盡征也而舊法亡

矣是以謂之作其 明年季孫宿救台 遂入鄆又其後享范

獻子而公臣不能 具三耦民不屬公 矣春秋書其作舍以

見昭公失國定公 無正而兵權不可 去公室有天下國家

者之所宜鑒也按 周制大國三軍次 國二軍小國一軍此

以郊內之兵言也 大國之賦千乘此 甸乘之賦也古者五

百里之國規方百里以出三軍四郊各去國五十里內爲
三鄉鄉出一軍此國中什一而賦之法四井爲邑四邑爲
丘四丘爲甸甸車一乘此四境之內四郊之外九一而賦
之法也三軍之眾三萬七千五百人當用車五百乘故千
乘者通一國而言者也費誓曰魯人三郊三遂則魯本三
軍可知然而初稅畝作丘甲則貢助之制更而軍賦蓋亦
亂矣故至是而改之不以初作三軍而日作三軍者作改
作也傳曰各征其軍曰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此改作之
實也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見前鄭公孫舍之帥師侵
也左傳鄭人患晉楚之故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
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爲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
言乃周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
鄭子展侵宋經不書宋向戌侵鄭而書鄭公孫舍之侵宋
者著舍之爲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是謀以罪鄭也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左傳諸侯伐鄭齊太子

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
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子亳曰不愼必失諸侯乃盟載

書曰凡我同盟母蕙年母壅利母保姦母留慝救災患恤

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羣神

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

命亡氏路其國家書同盟者鄭同故也鄭方同盟乃旋復

從楚公至自伐鄭廟告楚子鄭伯伐宋左傳楚子囊乞旅於

矣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書楚子鄭伯惡其

若也楚以力爭諸夏使卿不足而親行鄭方同盟而又以

其君自屈於楚其背華即夷慢神棄信之罪著矣惡其謀

之狡而即於卑也鄭果仗信以同諸夏秦楚其奈我何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

小邾子伐鄭曾子蕭魚蕭魚鄭地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觀

成晉趙武人監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

蕭魚敝鄆四皆禮而歸之納斥嶮禁侵掠使叔胥告於諸

諸侯

侯按自牛首之師至此所謂三駕而楚不能與爭者也夫
晉楚之爭鄭本無大曲直之可言但以楚淪爲荆蠻僭稱
王號是以君子外之晉本中夏受命襄王使爲侯伯左楚
而右晉亦不得已以尊王而存中國耳晉之用師於鄭其
橫逆非道亦已多矣然悼公內能脩政而羣臣皆効其謀
外能睦鄰而諸侯皆致其力用魏絳之策而和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還伐鄭之功也人知三分四軍不與楚戰爲知
能卒服鄭而有成功也脩政息民務施舍輸積聚此所以
之善謀而不知晉侯之脩政息民實有以爲復霸之本矣
鄭人之反覆無信至矣及此東門之役悼公乃能信其行
成而遂赦鄭囚納斥候禁侵掠以德禮懷之是以鄭人遣
使絕楚而自是不背晉者二十四年人知其爲楚力之屈
而不知晉侯之所以要鄭者究不在兵威也不然者城虎
牢而鄭未服戎虎牢而鄭猶未服同盟于戲同盟于亳要
以明神肆以兵力而鄭終未服至此乃不必同盟而鄭以
不復叛此何故哉故趙武盟鄭子展盟晉皆不必書而書
會於蕭魚敘其績也屢同盟而鄭不同盟皆不必書而書
而鄭同又以見同盟之非所待也爲鑒深矣
公至自會
告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左傳鄭人使良霄石奭如楚告將
廟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襄公上

人也稱人以執行冬秦人伐晉以救鄭也不書救鄭不與也人言徒為無禮也救也書秦人貶也言黨楚也

庚靈王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

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魯邑救台自救耳不足書書救台

生事也入者逆辭也大夫無遂事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

惡季孫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為於其國也或曰古者命將

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

此為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

心者不敢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夏晉侯使士魴來聘拜

也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冬楚公子貞

帥師侵宋報晉之服鄭公如晉也也吳始赴也壽夢卒子諸也樊立乘即壽夢之合音冬楚公子貞

辛靈王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左傳曰孟獻子書勞於廟禮也杜氏曰桓二年

傳曰公至自唐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動焉禮也桓十六年傳曰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也然則還告廟及飲至及書勞三事偏行一禮則亦書至悉闕則不書愚按此蓋周之舊典而其事之安危是非則因文可考然魯不朝正於夏取郟郟音詩○郟分爲三師王而朝正於魯何禮之有冬城防防藏氏邑也書城防如書城費

也雖時亦書重民力惡非制也

壬寅三年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

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薑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會吳子向叔老子叔嬰齊之子亦卿也使不書介叔

矣季氏以卿介蔑卿以自大也經因亦卿而書之表微以

著僭也晉人以是輕魯幣而敬其使敬晉有之矣如魯蔑

君何齊崔杼宋華閱衛北宮括皆列卿而書人左氏曰情也夫會同主詡而卿情則人之固其宜也言不卿也此一

會也而或二卿或不卿而諸侯之志渙矣而大夫無顧忌矣而晉霸衰矣人列卿亦以人晉霸也會吳于向向鄭地也吳來在向而諸侯之卿會之也先是楚子審卒吳侵楚楚人大敗吳師吳告敗於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合十數吳之不德而為吳謀楚是勞中國以事四裔也於是范匄之馬謂中夏為已侏卑也且晉人數吳之不德而晉不嘗侵鄭喪乎責人而不本之己無怪乎諸侯之事晉不如昔者也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執戎子駒支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謹天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

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

人伐秦報前此之伐也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魯莒先濟鄭子蟜見北宮懿子曰

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至於域林不獲成焉荀偃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樂廩曰晉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

之遷延之役樂鉞與士鞅馳秦師鉞死士鞅反樂驪怒欲
殺士鞅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報怨也以勞請侯列之
情晉霸之衰也特人列卿以著之人列卿亦以人晉也
已未衛侯出奔齊怒左傳衛獻公不禮於孫林父甯殖二子

師曹歌巧言之卒章嗣懼告文子文子曰君暴虐子所知也
必死并帑于戚而入見遽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
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人與孫子盟孫子皆殺
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子鮮從公魯侯使
厚成叔弔於衛厚成叔歸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
太叔儀以守有母弟鱣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
乎齊人以邾寄衛侯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
聽命於諸侯臧紇如邾唁衛侯與之言虛退而告其
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冀土也子展子鮮聞之見臧
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曰衛侯下蔑其卿上暴其母則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夫衛侯下蔑其卿上暴其母則
有罪矣然而出奔其名則經不以罪衛侯母乃其臣實
甚也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冊曰

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孫林父甯殖出其君然則
皆然而春秋獨不然者豈聖人顧舍其臣而未書某出
之於經則凡臣逐其君者皆以自奔爲文未有書某出
君者其君之有罪與否則以名不名別之非舍臣而君
責也內君出則書孫外君出則書某弑不以其君所
以嚴欽下之大閑也至於弑乃不得書某弑其君所
使爲亂今君一人臣之事君也子可奪生可殺而不可
於威嚴與君爲敵焉此孟子所謂殺君使道微邪說暴
君而猶曰其君實甚此孟子所謂殺君使道微邪說暴
之作孔子所以懼而作春秋也自奔爲文則亂臣賊子
出而列卿者威則出矣此書衛侯出奔也非罪亂臣賊
然則爲君者顧可以肆然民上乎曰爲君而此所謂微
君亦可復知所懼矣然則易位者何歟曰君非桀紂不可
諫反臣非湯武不聽則可以言放伐此衛侯者未見其
獨夫之過也孫林父甯殖未聞其有伊尹之志則篡也
也孟子不云乎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莠人侵我東鄙報入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報吳之侵也

楚公子宜穀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薑

莠人邾人于戚左傳曰謀定衛也林氏曰於是孫林父立

夫無君之禍晉為之也愚按此會弑君之賊而列卿無貶

也何列卿書名特以表孫林父也表孫林父何林父出君

公劉焉列卿皆林父也也

卯癸四年王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

戌盟于劉劉魯邑尋劉夏逆王后于齊劉夏王臣劉康公

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卿不行非禮也胡傳曰劉夏何

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

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

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書劉夏而不書靖公是

知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昏姻得禮者常事夏齊侯伐

不書孔氏曰天子無外所命即成故不書逆女

襄公上

二

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晉伯衰而齊橫也成魯邑救成自救耳自救而書者以至遇書

也遇亦魯邑至遇不至救自救且不至譏之也畏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齊

也城郛非計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食晦或官失之

邾人伐我南

左傳邾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冬晉悼公卒遂不克會按邾莒之犯魯蓋恃

齊命也魯屢受伐而不校畏齊也然不爲忿兵而待請於方伯則魯之善守不以屢見伐於人爲辱矣

冬十

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甲辰五年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踰月而速葬不禮於先君卿強

而君弱也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澠梁

澠古闕反○澠水名在晉梁橋也父喪速葬而吉會諸侯晉彪之無父也

諸侯咸在而大夫自盟又以見大夫之無君也

戊寅大夫盟

晉侯與諸侯宴於澠使諸大夫舞曰歌詩

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
鄭公孫董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曰諸侯皆
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刺
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徧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糠然林氏
曰凡伯在而但曰諸侯者無伯也君在而但曰大夫者無
君也是故自文而下盟屈會屈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胡傳曰
襄而下梁之會則有斥言大夫而不序胡傳曰大夫救
會諸侯既次于匡則書曰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
徐雞澤之會諸侯既盟而陳袁僑使袁僑如會則書曰叔孫
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梁之會諸侯皆在是
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魯卿及諸侯之大夫盟可也而
獨書大夫盟何也諸侯失政而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
正月會于向十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三國之
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
而皆使大夫專之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禮
樂征伐自大夫出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愚按此盟荀
偃命也苟偃命之盟則盟故不言諸侯之大夫而直曰大
夫也齊高厚逃歸不足書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晉
君而大夫逃則不足書也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左傳晉

侵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黎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按邾
莒伐魯恃齊楚也齊通楚而數伐魯晉伯衰也晉不自反
所以致討之由又不能於齊而徒執小國之君非伯討也
日大夫之盟苟偃一怒耳此執邾莒之君亦是苟偃曰執
之則執之耳故書曰晉人又齊侯伐我北鄙齊再夏公至
不歸京師而以歸皆罪辭也

自會廟五月甲子地震也紀異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
宋人伐許左傳許男請遷於晉諸侯遂遷許大夫不可
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
夷故也林氏曰鄭非主兵也則曷為會鄭伯春秋不以大
夫主諸侯則推而屬之鄭也按許人請遷已而中秋不以大
伐也然可伐有甚於許者衛孫林父甯殖逐君立剽則可
伐而不伐而又會戚以定之齊環橫暴屢伐鄆國則可伐
而不伐而徒執邾莒之君其視伐許孰為輕重乎蓋苟偃
季孫之徒皆有無君之心實與孫甯聲勢相倚是以成林
父之逐君而梁之會與大夫盟君若贅旒伐許之役苟
偃專之其無君之罪著矣故莒子邾子也於伐許之役君不在則
人言不執甯殖而執莒子邾子也於伐許之役君不在則

推而屬之鄭伯所以定君
臣之分且曰晉非伯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齊三伐魯矣左
傳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
之以爲之名莊子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時過
冬叔孫豹
如晉聘且言齊故也

春秋集傳卷之十一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彭景筠

襄公下

乙巳

靈王十

六年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貜卒

○輕居登反
○宣公卒

悼公

宋人伐陳

無伯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買孫氏之黨也
伐曹取重丘曹

人訴

於晉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

桃魯邑齊
四伐魯

齊高厚帥師伐我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二襄公下

上

北鄙圍防

齊五伐魯君臣同惡也齊人未能得志於魯魯

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

九月大雩

時過宋

華臣出奔陳

臣華閱之弟暴其

冬邾人伐我南鄙

齊故也

行於小

七年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胡傳劉做曰夷狄於中國

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亦不與其朝

不及焉不享其贊此乃天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也石買

子而讓也况列國之君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也石買

買之來使而執石買故特書行人非所執也言以人執人

也秋齊師伐我北鄙之六伐其君其臣皆恃其眾耳冬十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同圍齊

左傳晉侯伐齊會於魯濟齊侯禦於平

子告莒折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

干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

以告齊侯齊侯恐登巫山以望晉師畏其眾也乃脫歸齊

師夜遁諸侯入平陰遂從齊師圍齊齊侯將走郵棠太子

斷鞅以諫乃止東侵及濰南及沂按聞而書同者見齊環

橫暴宜為人所同惡也諸侯書爵非與也亦以齊國可圍

耳然齊屢加兵於魯未聞其有他及而邾莒實黨齊惡令

亦同圍齊者非諸侯實同心惡齊而皆知仗義也亦晉魯

以威力挾之耳書同圍齊者謂固當同曹伯負芻卒于師

圍之也亦散辭也不與晉以能伯也曹伯負芻卒于師

成公卒子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左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

武公滕立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

春次表專

卷之十二

襄公下

二

新

靈王十

八年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柯一作阿

地今山東禹城縣左傳諸侯還自沂上盟于

晉人執邾子

督揚曰大母侵小不復敘而曰諸侯散辭也

公至自伐齊取邾田自漵水

漵反

同於圍齊矣而又執之

○漵水在邾魯界上下流入泗左傳晉人次於泗土疆我

田取邾田自漵水歸之於我取者非所取也曰邾田則非

我故田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

葬曹成公

畧

夏衛孫林父帥

師伐齊

師伐齊

齊未成也晉樂魴主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

莊公

晉士匄帥師侵齊

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傳曰穀齊

先立辭古之爲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

事之辭古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

以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

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爲士匄者宜

惟而復命於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境如是焉可也

已

待請者故書至數聞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子速齊殺其大

夫高厚左傳齊靈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慶聲姬生

子請以為太子許之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

齊侯疾崔杼殺高厚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

昏也按高厚有可殺然殺不以其罪也書齊殺其大夫從君於

村主鄭殺其大夫公子嘉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

罪而專則非所殺也退之自君可也討西宮及純門之故

則以君命討可也子展子西殺之而分其室則非君討也

忌其專而利其室以相攻而君聽之焉故書鄭殺其大夫

言子展子冬葬齊靈公不月城西郭本計也非叔孫豹會

西主之也柯衛地厚城武城備齊

晉士匄于柯柯衛地厚城武城備齊

戊靈王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申九年二十一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莒始成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澶淵善二音○

成也前此再伐而未成至此而來成者以晉伐聞喪而還

故服也齊強國也而以禮服故曰招攜以禮稱齊侯非禮

也在喪而以吉會諸侯也齊來同秋公至自會告仲孫速

帥師伐邾報南鄙也既已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

出奔楚左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履其母弟

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夫燮

欲棄楚而之晉變之正也然先君有志而不能行燮欲行

而身見殺則不揆時勢之過也仁者正誼明道不計功利

然君子宜積道誼於躬然後相時而動可也未有以安其

身以和其眾而遽將襲義以有爲則固宜其及也蔡之君

臣不思克自振拔以廣延善國之策而隱忍蕙惡卽安荆

楚卒之陵夷以暨滅亡故稱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左傳

以殺而不去其官以罪蔡也

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公子黃出奔楚將出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其親五年不滅是無天也按陳嘗即晉矣而卒之棄晉即楚者二慶之謀也今又譖黃於楚以偪而逐之爲陳侯者在會而逃不能有其儀衛無罪而奔不能庇其母弟是國固二慶之國而非其國也特書陳侯之弟所以罪陳侯也蔡履陳黃既不能輔其君以有爲以自立其國乃見偪於楚以出奔矣又不能適他國以求有爲而雪其恥而相繼奔楚何爲也書叔老如齊怨也冬十月丙

辰朔日有食之

謹天戒也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也

酉

靈王二十年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邾庶其

以漆闔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漆闔丘二邑庶其之采也時公猶在晉而季孫受之專也左傳季武子

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胡傳曰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名微也其以事接

我則書其姓名謹之也莒慶以大夫而即魯圖昏接我不
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
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故小國之大夫接
我以利欲則特書其姓名謹之也此叛臣何以不書叛書
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書來夏公至自晉告秋晉
奔而魯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亦見矣

樂盈出奔楚左傳樂鑿娶於范宣子生盈范鞅以其亡也
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鞅爲之微懷子好
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
城著而**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遂逐之

日食有常度然以陰掩陽事出於變故先王必致謹之以
反身脩德敬天之至也舊歲之十月日食矣未朞周而再
食焉九月之朔日食矣方踰月而又再食焉以爲司歷過
欵則日食有象也以爲是常度歟何以若是數也然則日
之食也殆有不當食而食者矣不當食而食是人事之災
詳有以致之也天道遠人道邇日食之確有其應也所不
敢知然天道變於上而人胡可不謹也猶父母有疾於身
而人子安可不懼也王者德衰而霸興焉霸者又衰而襄

昭以下之春秋不忍讀矣。沿及戰國終於暴秦嗚呼可哀也。載朱子有言曰：王者脩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觀於此，有不當曹伯來朝武公始公會食而食者，而朱子之言益可信矣。

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任平聲公會

地闕此錮樂氏也會諸侯以錮亡大夫事已瑣矣而諸侯皆僕僕焉君子謂其爲己侏卑也亡其臣矣而重錮之君子謂其爲己甚也然非諸侯也晉也非晉侯也范氏也列國皆書爵不稱其爵矣

康王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告夏四月備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子弓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

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沙隨宋地復錮樂氏

也胡傳曰古者大夫去國不掃其社稷不係累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道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救五典厚人

家火惠專

倫也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盈又將搏執之而命諸侯無
得納焉過矣楚巫臣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
彼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
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賢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告廟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令尹子南侈而庇
其私寵楚遂殺之 謹天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孝公卒弟文 夏邾邾我來奔 庶其葬

杞孝公 不月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左傳陳侯如楚公

楚人召之慶氏以陳叛夏楚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
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按此則楚
人來討也不書楚人殺者殺者非楚人不與楚以能討且
陳君在焉也不書陳侯殺者役人殺之非陳侯能殺也役
人殺則曷爲不書陳人非討罪而君欲與殺之也曷不書
盜非討罪而實討罪則不盜殺之者也二慶罪大矣不去
其大夫者何陳君不能君不足庇親而反藉荆楚之力以
內討其臣則非所以討罪也故曰陳殺其大夫也及者同

罪以相及蓋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歸易辭楚有奉也

首從之謂也楚歸所以晉樂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曲沃今山西聞喜

譏陳侯也適齊沙隨之會樂盈猶在齊是年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

祈歸父媵之以藩載樂盈及其士納諸曲沃夫晉錮樂氏

樂盈之位絕矣猶繫之晉者樂氏晉世臣且公族也晉卿

無公族惟欒氏其族而又刈棄之繫之晉以甚晉也復入

于曲沃者甚惡之辭曲沃晉之宗邑而以爲樂氏宋馬

故入于曲沃言據邑以爲亂也且晉輕宗邑也此齊納也

不言齊納者以穿窬之道入則如其自入耳不以師納也

以利誘莫下使爲之用至於殺身而不避莫知有君臣之

分者也曲沃之人從盈遂入絳乘公門若非天棄欒氏又

有范鞅之謀晉亦殆矣原其失在於錮之忒急使無所容

是以至此極春秋備書之以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左傳齊

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左傳齊

自衛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

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不聽遂伐晉取朝歌

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莒庭戍郟邵封少水以報平陰
之役乃還按此應欒氏也齊之從晉久矣至此而無故伐
衛伐衛者伐晉之漸也伐衛遂伐晉言晉爲盟主至此而
遂爲齊所伐齊嘗服晉至此而遂伐之也所以然者晉自
圍齊而後其君大夫嘗出盟會皆無與諸夏之事而讒慝
內訌以無故逐其世臣是以蠢鑿乘釁而興而齊人之師
乃遂得以造少水之上矣爵齊侯而稱伐非有與也會商
任沙隨者此齊侯而納欒盈遂伐晉者亦此齊侯也盟主
豈必不當伐而晉於是時則無可伐也八月叔孫豹帥師救
且釋君而助叛臣齊又非所以伐也

晉次于雍榆

榆一作渝○雍榆晉地在朝歌東書救救盟主也救在魯罪在齊矣盟主待救亦無復爲

盟主矣救而書次罪無勇也左傳晉趙勝帥東陽之師追

齊師獲晏斃正義以爲東陽之師卽叔孫豹所帥者已去

而追之雖獲晏斃救

己卯仲孫速卒

次子冬十月乙亥臧

孫紇出奔邾

季武子無嫡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

大夫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尊絜之召悼
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季孫失色

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曰爲人子者患不
孝不患無所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魯回不執禍倍下
民可也公鉏然之己而爲公左宰孟孫惡臧孫季孫愛
之孟氏之御駟豐點欲立孟孺莊子疾豐點謂公鉏曰苟
立錫請歸臧氏孟孫卒公孺奉錫立之季孫至入哭而出
曰秩焉在公鉏曰錫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對曰何長之
有唯其才也且夫子之命也遂立錫秩奔邾孟氏閉門告
於季孫曰臧氏將爲亂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
除於臧氏臧氏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
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孫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闕以
出奔邾初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爲而死繼室以其姪穆
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爲
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使以納請賈使
爲以納請遂自爲也臧紇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避邑乃立臧爲臧紇致
防而奔齊按此則出奔非紇罪也然作不順而施不祀而
其及也季氏私逐大夫魯無君也紇卽有罪不及不祀而
其請後則魯魯也孔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
不要君吾不信也所以誅晉人殺欒盈欒盈入曲沃夜見
臧紇曰言魯有君在也

伏之而腸曲沃人曰今也得樂蒯子何如對曰得主而爲
 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書入絳或告范宣子曰樂氏至矣宣
 子懼樂王酈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且樂氏多怨子
 爲政樂氏自外子在位將何懼焉樂氏所得其唯魏氏乎
 而可強取也宣子奉公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既
 乘將逆樂氏矣趨進曰樂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
 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
 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路之以曲沃范氏
 之徒在臺後樂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公屋死之鞅
 用劍以帥卒樂氏敗樂盈奔曲沃冬晉人克樂盈於曲沃
 盡殺其族黨樂助奔宋書晉人者討叛之辭也不稱大夫
 其位已齊侯襲莒齊侯還自伐晉不入遂襲莒春秋用師
 絕也而行掩襲之行也雖伐衛伐晉亦
 諸侯而行掩襲之行也雖伐衛伐晉亦
 皆襲而已耳臧武仲所謂抑君似鼠也
 十三年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樂仲孫羯帥
 師侵齊爲百報朝夏楚子伐吳脩舊怨也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

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傳齊侯既伐晉而懼將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且

請期秋齊侯聞有晉師使陳無字從楚子使遠啓疆如齊且

遂所遂有重於所事者大水紀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方

也而崔杼之弑有漸矣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於衛左傳將以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於棘澤諸侯還救鄭楚子還使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按

書也自是齊黨於楚陳蔡服之魯衛黨於晉諸國服之各

救諸夏之師也宋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按國語舊年穀洛闢毀王宮齊人叛晉而求媚於王故爲王城邾今年城成魯使豹

入聘且賀城也城郊不書不以告也然齊能爲王城郊而
晉之憂乃不在王室故伐齊不書救鄭不書謂其爲已細
也
大饑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
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
弛也胡傅曰古者救災之政或發廩以賑乏或移粟以通
禮也徒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芋或與工作以聚失
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弛侯蕪道殺
禮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
不備矣愚謂君子不能必歲之不饑而貴乎有以備饑之
具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風雨以時自無饑饉此
其上也君子制國用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則可以無饑而
害此其次也至於饑矣而後議賑縱使反躬自刻惠
澤得以下究亦其於饑而後議賑縱使反躬自刻惠
賦徒有虛名澤壅於官吏而不流民填於溝壑而無告則
盜賊繁興國用耗竭
而滅亡之無日矣

丑癸靈王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之侵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傳崔杼見棠姜而美之遂娶之莊公通焉崔子囚

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欲弑公以說於晉崔子稱疾公問之遂從姜氏姜入於室與崔子白側戶出閉門甲與公登臺

而請弗許公踰牆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儂堙祝佗父申蒯蕞皆死焉晏

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

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

人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哉吾亡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

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為

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與三踊

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

癸奔晉王何奔莒崔杼立景公杵曰而相之慶封為左相

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矣乃還書崔杼罪之在杼也賈舉州綽之徒死不書及其

私暱也晏子不能討力不足也然不能輔君於正杜患於

微且預知崔氏之謀而不能止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春秋集傳

卷之十五 襄公下

七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左傳伐齊以報朝歌

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

晉侯以宗器樂器其臣下亦皆有賂晉侯許之胡傳曰晉

本爲報朝歌之役及會夷儀既聞崔杼之弑則宜下令三

軍建而復旆聲於齊人問莊公之故執崔杼以戮之謀於

齊眾置君而定其國則方伯之職脩矣今乃知賊不討而

受其賂則是與之同情也愚按不書伐齊不成伐也崔杼

弑君名在諸侯之冊以十二國五等諸侯各帥兵車會於

夷儀而未聞討賊何以爲公侯伯乎故不待貶而貶已深

也夫晉本報怨之師即使假義而行六月壬子鄭公孫舍

之帥師入陳左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

方在會而其臣帥師入陳則兵柄之不在鄭君可知秋八月

知矣入者逆辭言虐小也無君而虐小深罪之也秋八月

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此夷儀之諸侯也不敘

可知矣不同者同也會諸侯同盟而與公至自會告衛

於弑君之賊書同盟深惡之也重丘齊地

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晉人逆之使入於夷儀於是兩衛

君聖人因之而不改以著當時名實之乖舛也衎不名成其爲衛君非鄭突衛朔比也衎衛侯則則不當衛侯而衎侯可知矣人難辭逆辭國非其國而藉大國之力以處邊陲國有君而復有君其事難其勢逆也

楚屈建

帥師滅舒鳩

吳救舒鳩不書略外也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陳末也

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於葛反又作謁。吳子

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攻巢之門也巢牛臣曰吳君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焉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門于巢輕也不書滅非戰而死也

甲寅

十五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左傳初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藏在諸侯之冊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求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甯喜許之獻公使子鮮

春秋左傳

卷之二十一襄公下

一

爲復辭敬嫺強命之許諾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穀曰不可以貳乃伐孫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罪之在甯氏也氏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弑其君言罪之在甯氏也夫衛侯衍在剽安得君甯氏君之也且列於諸侯之會矣君之而弑之故曰弑其君也爲甯喜若何而可曰父之命亂不可從也喜及事殤公未及事獻公爲甯喜者能誠以格君使剽自孫而復獻上也則忠以事剽其或有納獻而弑剽者喜也死之亦所以蓋父愆而戚忠孝也若不義其父不欲事剽不黨於林父則委身而退不食其食焉其亦可也旣已君之而又弑之欲掩之而益之罪矣甯第以奕君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左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罪哉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入于戚以叛專祿以周旋戮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臣之義日華向宋辰地不隨己則不稱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不稱叛者記事內外之辭也林氏曰凡叛賤者不書齊高無咎之子弱以盧叛齊高止之子豎以盧叛不書必卿佐而後書然宋魚石入於彭城晉欒盈入于曲沃未可以書叛必若衛孫林父而後可以書叛書叛者必

不能討者也愚按叛者判也據地之他以與君敵也魚石
樂盈不書叛者已絕而入不待書叛也休父書叛衛未絕
林父林父絕衛而以叛也傷公已弑獻公未復則林父誰
叛曰以獻公叛之也甯喜殺殤公攻孫氏孫林父於威
若不書以叛則林父似爲弑君者所逐無以著林父之罪
矣惟林父逐獻公而獻公將復歸故林父先據邑以之晉
是叛獻公也是可見前此之遂公者孫林父也不以邑不
成爲叛然書叛者非只戮其專祿也林父未卽誅然卽使
卽誅亦書叛也叛必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出奔不名入
有所附罪累晉也歸於衛而名之何也以弑君之賊復之也使人弑其君而
納已教人弑君者猶弑君也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亦無復
成爲君矣故名之可也歸易辭復歸者復其故有位夏晉
未絕也然視君不如奕碁亦奕君者復奕而已耳
侯使荀吳來聘晉荀偃之子衛人侵戚東鄙孫氏愬於晉
復愬於晉晉人爲孫氏故召請侯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將以討衛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
曹人于澶淵左傳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
淵以討衛疆或田取衛懿氏邑以與孫氏此

皆卿也何以人之釋君而臣是助不能正晉侯之失則非
卿也公及向戌不擇於義而唯晉命之從人二卿亦以人
公也鄭良霄何以不人良霄亂人也其後奔許而復入鄭
以亂誅者良霄也其與孫氏蓋臭味矣表其爲良霄則晉
人宋人皆良霄其人也宋後於鄭蓋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後至也以至之先後而易常序亂也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痤才何反○左傳宋芮司徒生女赤而毛棄諸堤下其姬
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見棄而美之姬納諸
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向戌畏而惡之寺人伊
戾爲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太子知之請
野享之公使往伊戾從之至則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
公曰太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
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因太子太子縊而死佐
爲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然則殺世子者棄與
向戌主之伊戾讒之而獨斥宋公何也曰父子至親也而
讒得以入之宋公惑於婦寺以忍其子也故罪在宋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左傳澶淵之會衛侯會之晉人執衛甯喜
而囚之秋齊侯鄭伯如晉請衛侯國子使晏子私於叔向
曰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

乃許歸衛侯夫甯喜弒君法所當討而書晉人以執者人
晉君言甚於甯喜也晉非討甯喜之獄君討其納君耳非
討其納君討其攻孫氏耳庇叛君者執納君者因納君者
并執其君不君孰甚焉故曰甚於甯喜也欲不使六卿分
晉不可得矣不書執衛侯者衛侯衍不君不能八月壬午
其臣以自辱也亦不過北宮遺類耳不足書也

許男甯卒于楚

靈公卒于悼公
立卒于楚外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傳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楚
子伐鄭夫前者許請遷於晉不果晉遂及鄭人伐之是不
能庇小而虐小也許於是死請伐鄭於楚許男忿也然
楚哀許男之死以伐鄭則猶似有抑強橫恤小寡之心爲
愈於晉人矣故稱爵以伐而葬許靈公志也不月不日藉
荆蠻以快其志略之也

乙靈王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通嗣君也

夏叔孫

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

許人曹人于宋

宋向戌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武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齊秦亦許之

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會者凡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

滕爲齊宋私屬皆不與盟於宋宋地也經是以但序九

國楚先晉欵而經先晉不使夷狄先中國也陳在衛下者

當時主會者以意爲先後也林氏曰晉楚始同主夏盟是

南北二伯天下之大變也于淇梁而無君臣之分于宋而

無夷夏之辨昭定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按西門

之盟春秋猶諱之未幾而子反敗盟中國猶有望也至向

戌爲此盟而南北之勢成不可爲矣則欲諱之焉而不能

諱也衛殺其大夫甯喜左傳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

喜可殺也然在衛侯不當殺喜也衛侯亦可殺喜也衛侯

衛非以罪殺喜也稱國以殺免餘之徒與於殺之也衛侯

之弟鱄出奔晉以勸沮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

不可託於木門不嚮衛國而坐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

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

身不仕穀梁傳曰專喜之徒也已難急納其兄與人之臣

謀弑其君是亦弑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

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郟
鄆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愚按稱衛侯之弟者一
以罪衛侯之不能納兄於正以自危其身也
以罪衛侯之賞罰無章而不能有其弟也
秋七月辛巳豹
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穀梁傳曰梁梁之會諸侯在而不
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不臣也晉趙
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左傳曰季武子使謂叔孫
以公命曰視邾滕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何故視之不書
其族言違命也愚按豹云者蓋承上會宋而言故不氏省
文耳抑或者亦以貶諸侯之大夫也以豹及者天下二伯
莫之適從則以內及之也散辭也不曰同盟二伯無復同
也會盟同地而再言盟於宋者惡斯盟也惡斯盟者率諸
夏以事楚也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趙孟曰
晉楚齊秦匹也楚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諸侯之大夫
皆至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
曰吾左還入於宋何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
甲叔向日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
患也晉楚爭先叔向日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爲
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然則會先書晉所以厭之也盟

不敘列卿掩之也爲中國羞也林氏曰自茲以後晉不主
夏盟矣魏之會讀舊書加於性上而已至郭陵則齊主請
侯至臯鼫則魯及諸侯晉之不足主夏盟自宋始胡傳曰
自是中國諸侯南鄉而朝楚及申之會蠻夷之君篡弑之
賊大合十有一國之眾而用齊桓召陵之禮宋左師鄭子
產皆獻禮焉宋世子佐以後至遂辭不見伐吳滅賴無敢
違者聖人至是哀中國之衰而其事自宋之盟始也或者
乃以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
功而善此盟也其說誤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謹天

丙

靈王二十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極燠也夫日食則陰不勝

陽也陰陽交際時事可知非一方一國之祥已也左傳以
舊年十二月日食辰在申爲再失閏則或此之故然則春
無冰而夏夏衛石買出奔晉甯氏邾子來朝左傳曰秋八
反有冰矣仲孫羯如晉以宋之盟故告將如楚也王之不
月大雪也

不伯也臣如冬齊慶封來奔舊年慶封因崔杼有子之難

言而君如楚則經不書齊人殺其大夫崔杼者崔杼當討

好豈不來告而經不書齊人之意蓋不使賊得以討賊故

之賊而慶封好川嗜酒委政於其子舍盧蒲癸王何自晉

略之也慶封舍髮之使執寢戈而尤後之二人因嘗

萬反而臣於慶封自歸伐公宮不克遂來十有一月

祭而以戈殺之慶封乃奔吳吳句餘與之宋方十有一月

奔既而齊人來讓乃奔吳吳句餘與之宋方十有一月

公如楚宋之盟故也林氏曰於是公及宋公陳侯鄆伯許

見王室之衰書公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左傳

如楚見霸業之衰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子景王立左傳

癸巳崩未赴亦不書至是王人告喪問崩日以乙未楚子

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不書葬諸侯不臣也乙未楚子

昭卒康公卒弟邾敖立自甲寅距乙未四十二日杜氏以

客置兩閏是舊歲置閏今歲又置閏未按舊歲再失閏一歲不

可知也周閏皆歲終春秋併閏於終月左傳曰釋不朝正於

丁景王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

元年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於

左傳曰釋不朝正於楚人使公親禘

公患之穆叔曰祿殯而祿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茆先禘
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胡傳曰歲首公在他國者有矣此
書公在楚者外爲夷狄所制以俟其葬而不得歸內爲
強臣所逼欲擅其國而不敢入故特書所在以存君也夏
五月公至自楚送葬至於西門之外諸侯之大夫皆至於
墓楚邲放卽位公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使公治問璽書
追而與之曰聞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
敢告公治致使而退及舍而後聞取卞公曰欲之而言叛
祇見疏也公謂公冶曰吾可以入手對曰君實有國誰敢
違君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庚午衛侯術卒獻公卒子闞弒
式微乃歸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術卒襄公惡立闞弒
吳子餘祭祭側介反○左傳吳伐越獲俘焉以爲闞使守
寺人也不稱名姓闞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闞不得君其
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遷怨賤人非所
貴也費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
吳子近刑人也按周禮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別
者守圉髡者守積則刑人未嘗不收畜之天子諸侯皆有
寺人之官而戴記曰刑人不在君側蓋人君出警入蹕日

親賢士大夫闔寺之賤安得而近之安得而弑之乎近刑
人者近之也闔弑吳子餘祭吳子輕也除祭卒弟夷昧立
夷亦作餘吳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
人夷餘音同

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左傳晉平公

杞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衛太叔文
子曰甚乎其城杞也鄭太叔吉曰若之何哉晉不恤周宗
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巳夫杞爲王者之
後天子之容豈不宜加恤焉而順承母意以庇其母家亦
不得謂晉平之過也獨是晉主夏盟名曰以屏王室乃天
王崩而諸夏旅見於楚及周葬靈王鄭使弱者往會魯則
置若罔聞通者衛侯方卒不恤其喪而勒其老以工役之
事則以是數者視之城杞孰輕孰重乎故曰不恤周宗之
闕而夏肄是屏也卿以輔君於正晉卿不能自正於君而
列國之卿知其爲甚而猶俯首以從列卿無貶辭亦見卿
之不晉侯使士鞅來聘左傳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
卿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頌莊
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頌莊
叔爲一耦鄆敬父黨叔爲一耦民非公民國非公國矣杞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襄公下

子來盟

左傳曰札又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通歸若也蓋節札之立也札吳

子之弟君稱爵臣稱名吳始進於中國也不稱公子未盡

同於中國略之也君未踰年而出聘非禮也於吳無議矣

○公羊傳曰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

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進而

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

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謁也死

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

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

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命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以爲

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乎於是使專諸刺

僚而致國乎季子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

與爾爲篡也爾弑吾兄又弑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

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或問季札之事胡文定

公言其辭國以生亂温公又言其明君臣之大分何如朱

非經秋七月葬衛獻公速葬齊高止出奔北燕止高厚之

義也

以事自爲功且專齊公孫釐公孫寗忌而逐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土鞅也

戊辰 景王三十年春王正月

楚子使遠罷來聘

罷音皮○通嗣君也

夏

四月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般音班○般娶於楚通焉

太子弑景侯爲太子

特書世子著其父子之惡也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殺

父不父子不子禽獸之道也

傳曰取卒之日加之災上者見以災卒也伯姬之舍失火

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乎曰婦人之義傅姆不在宵不下堂

遂逮乎火而死婦人以貞爲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按

婦人待傅姆而行禮之大節倉卒之際尤所宜慎詩曰言告

師氏則傅姆之待不獨處女

左氏譏其女而不婦失之矣

晉左傳初王儻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聞

在其歎入以告王曰必害王曰童子何知靈王崩儻括欲立王子

佞夫佞夫不知戍于擔括罔爲遂成愆成愆奔平時五月

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夫

尹劉諸臣殺佞夫而罪天王者母弟之親臣下得而殺之

而不察其無罪則無以爲天王矣否則疑而致之罪是以
爭爲心而不哀鞠子也凡父而殺其世子必斥其父兄而
放殺其弟必斥其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卿往會葬
兄言忍以賊恩也厚之也從

夫諡賢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胡傳曰

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

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言復入者

其位未絕也若宋魚石晉欒盈去國三年其言復入者位

已絕矣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若華亥之入南里

宋辰之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土背君以自保而未滅冬

國之謀也不言殺其大夫者非其大夫矣討賊之辭也

十月葬蔡景公會弑父之賊也賊未討不書葬而葬蔡景

公者不書葬有望於天下之討也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左

爲宋災故諸侯之大夫會以謀歸宋財叔孫豹會晉趙武

齊公孫夔宋向戌衛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大夫會于澶

淵既而無歸於宋夫憫宋災而謀歸之財亦善志也縱不
果歸財亦曷爲貶而人之乎君臣父子人之大倫非是則
無以立於天地之間今蔡般親弑君父人之大倫而大列
國往會其葬恬然不以爲怪獨以宋災之故而大列
國之大夫以謀歸宋財何輕重之倒置也乃尙得爲列
乎故魯卿則諱不書而列卿稱人又明表以爲宋災之故
所以直著譏貶以明示天下後世使不知小惠之不足施而
大倫之爲重也獨是春秋之弑君而不討者多矣魯桓弑
君鄭伯會垂而書爵宋督弑君諸侯會稷而書爵齊商人
弑君諸侯會扈書諸侯魯宣弑君齊會平州而書爵齊崔
杼弑君諸侯會夷儀而書爵楚商臣弑君父晉戰彭衙而
書爵則何獨於此而貶之深乎曰桓宣內諱也餘則討已
而不果是猶知有大倫然於受賂而還未嘗不著譏貶也
且世子之於君父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弑以比之
弑君又加惡矣楚商臣弑君父以楚
之強諸侯或力不能討猶恕之也

己未

景王三年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

楚宮

左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

襄公下

二

月辛巳公薨于楚宮非正也。卽於夷也。秋九月癸巳子野卒。左
而斃焉于楚宮。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
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立
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稠。穆叔不欲曰：「太子死，有母弟
則立之，無則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非適嗣，何必弟之
子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
之人，鮮不爲患。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
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
終也。胡傳曰：子般子赤弑而書卒，子野過毀亦書卒，何以
別乎？曰：閔公不書，卽位則子般之弑可知。下書夫人姜氏
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隱而不日
則子赤之弑可知。與子野異矣。子野有命，立昭公，故穆叔
雖不欲而不能止也。愚按春秋之子多矣，未聞有能以毀
卒者，而子野以毀卒，不旣賢於人子多乎？是宜有特辭以
著其美，而經書之，無異辭何哉？君子毀不滅性，不以死傷
生也。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此賢者之過。非春秋之所
取也。然後世之臨喪不哀，而飲酒食肉賓客，己亥仲孫羯
歡慶有如故常也者，此又子野之罪人也。夫己亥仲孫羯
卒，子野葬之，始而內往，會齊晉之葬，天

下之無王也繼而滕邾來會內葬天下
癸酉葬我君襄公

之內無也習且不知其非內外皆罪

難也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合音之轉也○左傳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子弑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與因國人以攻莒

世子展與弑其君密州矣趙匡謂其文當日展與因國人

之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耳此說可通

然則稱莒人者弑非一人也展與因弑君而遂立乎其位

又未聞其討賊也則展與亦與於

弑矣稱莒人亦以荒夷略之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襄公下

春秋集傳卷之十二終